

「心·景二」 倒映當代藝術生態

資訊的開放使得觀念與思想不斷地碰撞與結合，體現在繪畫層面即各國家、地區的藝術家，創作思維不再被單一潮流或價值觀所「綁架」，繼而眾多探索自我身份、文化價值、美學理念的全新作品應運而生。目前正於3812 當代藝術空間舉行的「心·景二」聯展中的八位參展藝術家：王璜生、梁銓、曹吉岡、劉國夫、林國成、朱建忠、王舒野及何鳳蓮，就通過其作品，既在外部建構中國美學與自然的關聯，又向內部深挖傳統文化及自我心性的繪畫語言，嘗試以現代手法繪出「心景」。

文：趙倩 圖片由3812 當代藝術空間提供

日前，3812 當代藝術空間藝術項目創辦人、「心·景二」藝術家聯展策展人及藝術總監許劍龍在接受採訪時表示：「80年代初，中國當代藝術受到西方藝術思潮的影響非常大。但這兩年，隨着中國藝術收藏市場慢慢發展壯大，整體架構正發生着微妙的改變。一方面，藝術家在知道自己是什麼人的時候，開始去挖掘自己的身份、文化；另一方面，收藏群體也希望去追隨一些與自身背景存在文化認同的作品。早些年，在中國當代藝術領域，觀念藝術大熱。但觀念變得太多，就成了點子。視覺刺激或許能一瞬間觸動觀眾，但能不能令你有深層的意會、領悟、反思、啟發又是另一回事。五十、一百年後，當當代藝術不再是當代藝術，商業價值還能否與美學價值掛鉤，這個問題值得我們深入思考。相反，我們中國人具有『人無我有』的傳統與審美，為什麼我們不將這些傳統透過新的視野去發揮呢？」

「伯牙子期」兩相吸引

帶着這樣的理想，許劍龍走南闖北希望能找到懷抱相同價值觀的藝術家。一路奔波，許劍



■王璜生對一條線反覆琢磨把玩，甚至去畫報紙，從畫報紙、裝置中尋找感覺。



■王璜生《游·象系列》。

龍在北京郊區的山坡下找到了剛過而立之年的青年藝術家林國成。林國成擅長結合碳筆、鉛筆、水墨及鋼筆等黑白兩色材料進行創作，工整的鋼筆線條加上自由灑脫的水墨，營造出一個個可生長的線場，在保留素描細膩與質樸的特質基礎上，多媒介的結合打造出令人玩味、禪意盎然的生態風景。作為策展人的許劍龍在介紹林國成作品時自然不吝溢美之詞：「他用英雄牌鋼筆和水墨畫出了可生長的風景，連作品名稱也用了唐詩宋詞中的典故入題，但我卻覺得他的畫很當代。那種很禪、很雅的精神狀態，內斂的安靜加上奔放的大寫意經歷了返璞歸真的蛻變。」

但事實上，在友人向許劍龍力薦時，許劍龍對此並非特別期待，儘管如此，許劍龍還是來到了林國成偏僻的小畫室前。許劍龍回憶道：「你可以想像嗎？他的畫室不通電，冬天極度寒冷；想要從畫室回到市區，先要步行半個小時左右才有巴士站，他像避世一樣把自己藏起來，進行創作。當畫室門打開，呈現在我面前的居然是一個小型聯展！林國成和一班藝術家朋友特地為我一個人佈置！林國成自己只展示了兩三張作品，卻一下吸引了我。我在等待一個值得托付的人，我在尋找一些值得合作的人。」

藝術細水長流

在朋友相互的介紹和自己的不斷挖掘下，許劍龍陸續找到了中央美術館館長王璜生，具有國際化影響力的抽象水墨代表藝術家梁銓，用繪畫呈現精神圖像的劉國夫，新一代傑出藝術家何鳳蓮以及曹吉岡、朱建忠、王舒野等用傳統認知傳遞美學價值的藝術家。今次，八位畫家以「心·景二」為題展開東方與西方文化的「對話」；「風景畫」與「山水畫」的內在「對話」；水墨性與油畫性的「對畫」。

電線啟發了王璜生，在畫線的時候他體驗到傳統感受。書法的筆墨傳統如何在繪畫中構圖？怎麼使線條在當代視覺需求中更為單純、直接、獨特？王璜生在轉換過程中自我修行。劉國夫用「無數」顏色疊加出華麗而憂鬱的藍，整個畫面充滿流動氣息，畫面中部的凹陷處湧現波浪與光的暖流，藍灰色中浮現出山川、樹林、湖泊，依據觀者心境而變幻。梁銓放棄了傳統水墨中的筆墨，採取撕紙的方式，以淡墨染成的宣紙條來拼貼出不同的作品，嘗試深化當代藝術的可能性。顯然，獨特的繪畫



■許劍龍在「3812」。

語言並非一早一夕所能鑄就，需要藝術家長時間的堅持、沉寂、磨練，甚至擁有苦行者般的決心與毅力。

然而，在遭遇市場過山車式的變化時，藝術家也難免困惑、迷茫。許劍龍說：「近年來，某些藝術家的作品可能三、五年內價值會因為拍賣的原因跑得很高。我和一些藝術家朋友聊天，他們也會分享自己朋友的作品商業價值高出自己三、四倍。但我總是和他們說不必逞一時之強，好的藝術，時間會證明。拍賣場裡潮起潮落，藝術家在現在這個時代根本就沒有辦法去逃避任何資訊，但你自己一定要去把持，忠於自己，忠於藝術。藝術就是細水長流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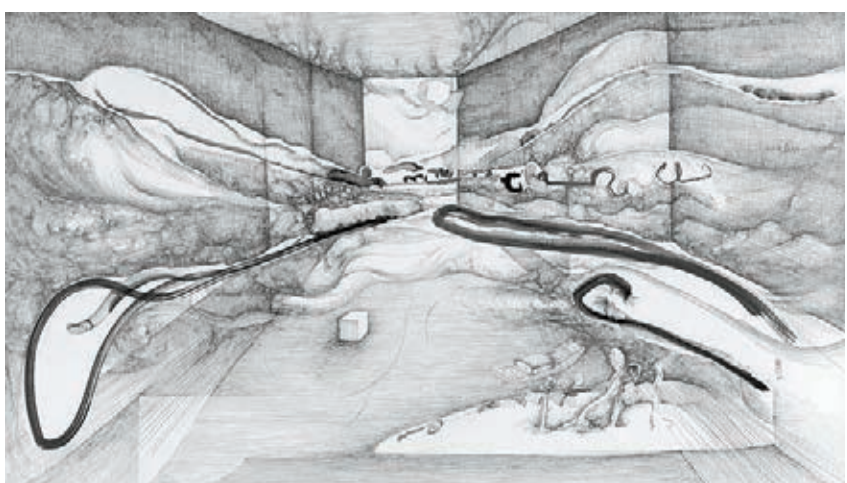


■劉國夫布面油彩：《敞 28》。

■梁銓作品《無題》。



■許劍龍格外欣賞劉國夫的作品《敞 28》，不僅是因為它所具有的美學價值，更是佩服劉國夫對藝術的堅持。



■林國成作品：《無法容納的風景三 - 多重世界》。

以游牧方式生存下去

五年前，南區是幾乎沒有藝廊的，但「心·景二」藝術家聯展策展人及藝術總監許劍龍在發現「藝術向南移」的趨勢後，毅然決然地在黃竹坑建立逾七千平米的藝術空間，擔當起當代藝術與藝術家之間的橋樑。現在，南區的畫廊和藝術工作室愈來愈多，地鐵也即將開通，他卻說未來不排除抽身離開的可能性。

許劍龍分析說：「當初選擇黃竹坑是因為這片土壤很適合創意工業和藝術的生長。首先黃竹坑與銅鑼灣僅一條隧道之隔，佔據了地理便利性。香港人多坐十五分鐘車都覺得遠，所以火炭工廈區的藝術圈，大家一年也就在『開放日』去一次。其次是，工廈空間大且規則，運營成本又相對中上環較低。不過一旦南區地鐵開通，住宅、餐飲、商業完善，成本就會提高，即時吸引到的人流也會不一樣。很自然，部分純做藝術的人如果覺得氣氛不對了就會離開。」

面對可能要不斷「流浪」的狀態，許劍龍沒有流露出無奈或是消極的情緒，堅定地表示：「在自由市場裡，我覺得就是要去適應，如果你可以接受就留下。總是怨天尤地，不如不做。我們這個地方的人一向有最基本的正面精神。」

百老匯原版《音樂之聲》 羊城連唱12場 觀眾最愛「哆來咪」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胡若璋廣州報導）風靡半個多世紀後，世界經典音樂劇《音樂之聲》，遠渡重洋從百老匯唱到羊城。日前，由「音樂劇之父」韋伯二度創作的版本在廣州大劇院舉行媒體探班發佈會。之前已在廣州連演8場，受到廣大市民的追捧。其中，《哆來咪》、《雪絨花》、《孤獨的牧羊人》等劇中一首首經典旋律也讓羊城觀眾熱情高漲。據廣州大劇院工作人員透露，《音樂之聲》開票首周成績已破百萬。在此風潮中，廣州大劇院與團方商議臨時決定加演4場，回饋廣州觀眾。



■《音樂之聲》「哆來咪」曲目假借老中青三代觀眾的心。本報廣州傳真

22首經典歌曲，將《音樂之聲》的「可以唱K的音樂劇」美名牢牢坐實。劇中英文金曲怕是在中國，巡演所到的城市，大都膾炙人口。在廣州演出的場次中，不乏觀眾情不自禁地大合唱起來，尤其是《哆來咪》、《孤獨的牧羊人》、《雪絨花》等經典曲目，音樂一響起來觀眾的情緒都被調動起來。據廣州大劇院工作人員透露，在前幾場的現場，觀眾年齡層跨度極大，有年過花甲的老年伴侶攜手而來，也有不少90後、00後青春洋溢走進劇場，當然，更多的是還是一家三口溫馨而來。

探班當日，演員們表演了劇中兩個精彩的片段，演唱了《雪絨花》、《哆來咪》。當7個小演員隨着哨聲齊步走下樓，場面重現電影經典片段，在座的觀眾瞬間激動不已。在之後的採訪環節，當記者問這些小演員，面對這部劇最大的挑戰是什麼，「萌娃」瞬間開啟了吐槽模式。「光速換衣服特別難，一晚上換好多套衣服，「演這麼多場還要假裝自己從來沒演過，這太難假裝了。」「我又要唱又要跳，還要演，很容易分神」。導演安東·路汀則揚眉吐露，「我並不希望小朋友很有經驗，像受過訓練的機器人般做反射性表演，希望他們保留天真和好樂感。」

內地學者60萬字 述中國文化根與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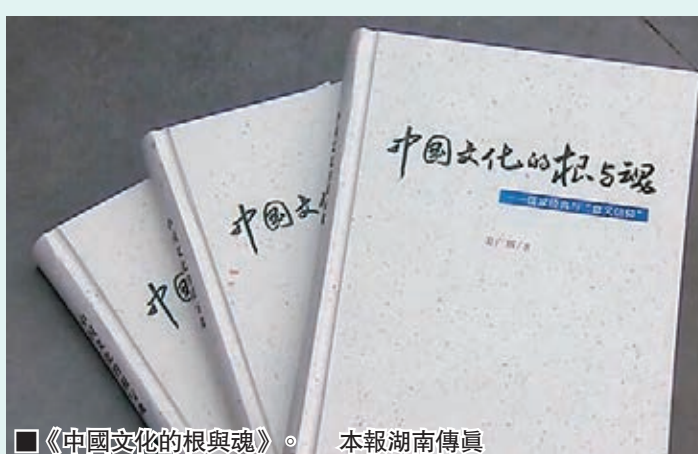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譚錦屏、李青霞長沙報導）中國當代著名思想史家、經學史家、湖南大學岳麓書院特聘教授姜廣輝新著《中國文化的根與魂》，近日於遼寧教育出版社出版發行。

日前，姜廣輝學術研討會在湖南大學岳麓書院舉行。湖南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孔和平，省委宣傳部副部長、省外宣辦主任周湘，岳麓書院院長王德水以及著名學者陳谷嘉、趙敏、徐儀明、吳仰湘等領導和專家出席研討會並發言。大家一致認為，此書彰顯中華文化的根與魂，對於弘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、增強民族文化自信心，具有「提綱挈領」的作用，有重大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。

據悉，姜廣輝出生於1948年，為著名歷史學家侯外廬的關門弟子。他曾長期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，擔任中國思想史研究室主任、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導師、《中國哲學》主編等職。自2007年起，被聘為湖南大學岳麓書院教授。

姜廣輝從事中國思想史研究近40年，涉及中國文化史、簡帛學、中國經學思想史、宋明理學史等領域。自撰、合著、主編學術著作9部，發表學術論文170餘篇。其主編的《中國經學思想史》曾獲第四屆中華優秀出版物獎。

據介紹，《中國文化的根與魂》近60萬字，作者在該書中提出，中華經典的五經四書，是中華文化之



■《中國文化的根與魂》。本報湖南傳真

「根」，它所承載的核心價值觀是中華文化之「魂」。如果要弘揚中華優秀文化，就不能迴避這個「根」與「魂」不談。從智慧層面說，「五經」作為中華元典，反映了中國先民對人類所關心的重大問題如自然、社會、人生的思考，由此形成中華民族認識世界和把握世界的思維方式。有鑒於此，作者提出，「中華元典」是中國文化的根脈，正如古語所說：「葉斷猶可將，根斷心永絕。」他呼籲將經典文化教育重新引入高等學府中來。

出於對現實社會人們「意義」失落、信仰危機的憂慮，姜廣輝還在書中反覆討論了「生命」與「意義」的關係問題，提出了意義哲學的發展前景。「讓意義化為生命，讓生命化為意義。」他在此書扉頁上寫道。